

14

8° P. or. 544 (14)

w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進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詞曰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丫頭強開懷也。只是恨懷子。疊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只忘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息。

右帝臺春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大醉。走人後邊。係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性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攏掇他。往月娘房裡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瘦



來孫雪娘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
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
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
涼蓆收拾鋪床薰香潔牲走來遙茶與西門慶吃了換衣
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
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
頭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盤頭見了問他
船在那裏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
萬兩銀子段組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閏缺少稅鈔銀兩
秀吃了叫他在喬親家多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

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箇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次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性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

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箇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要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箇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賜子說聽拾了、總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住宅裡唱去了先作一身分都是出

林太太太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

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鄭

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
揚子都與我鎖了整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
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
見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
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
就叫他好好的來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
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
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見爹就罷了你每不
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
哩這鄭奉一面先在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
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

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他不來
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
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
他事
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
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
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會見下
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然好箇身段
見光是一味粧飾伏後爲○月○兒○好○桂○姐○一○文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牛
見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
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

了來了同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

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
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閏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
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
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
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
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
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閑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
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
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久
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
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擎帖兒來說今日還有

三〇字○直漏後文

席來遲些叫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窓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落腮鬍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

在也不屬二下實在半體之也力各曾登豪傑之志已

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
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赦
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
廉耻爲重峩其冠博其帶而眼底傍若無人闢其論高
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用
桂之高攀廣坐啞杯遜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罵盡
西門慶讓至廳上敍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
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
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愛日西門慶道葵
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
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窓倪桂岩

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
於學生容目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
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崖老先
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
生下降，兼承厚贊，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
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
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
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經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
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
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箇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
問：可是王皇親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

小的要拿他鴆子鑿鎖。他慌了，總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卽出到廳臺基上，寫出有心只見四箇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日紗挑線裙子，腰肢嫋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

四個怎的這咱纏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
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
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
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
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
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裏子撮
弄他的腳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
像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底停匀你裡邊的後眼子
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
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這件叫做桂

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杜姐吳銀兒便向黃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在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柵欄內就不會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在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你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醒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纏睡下了玉發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

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都在這里。
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
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
甚麼？這半日絕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
來潘金蓮摹印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
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
不會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
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
已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興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
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見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
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

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
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會
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
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
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
他尋丫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
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見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
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
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箇有此話小玉

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

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在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

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郡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班安兒來叫四箇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絕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刻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敍禮、任醫官令左右在籃包內、取出一方壽煦、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輝明川諭、總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

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爲瓶兒令僕

病也

令僕

從領下去，四箇唱的彈著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皆○哥○死○孝○哥○亦○送○物○化○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纏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辭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見罷。于是三人交拜畢，總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爲春梅地步呼吸消息。

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脩、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箇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

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錦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盡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炮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西門慶道我爲下文○路對線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已爲觀戲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子是揀

五十一回

了一箇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
揀了一箇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
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
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遙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
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姑
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
喚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
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
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答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
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

自箇當兒與俺母德就指望去好容易連橋子錢就是四

錢銀子買紅棲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揚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箇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破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裏兒罷了說出齊香兒笑罵道恠老滑嘴汗邪了你怎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箇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理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撒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

○上文○諸妓○聞○話○說○要○觀○出○月○兒○不○

惡○

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

兒白不言語有些出

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

裡點明月董嬌兒道見心事

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

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

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

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

兒彈箏坐在交床

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閉

鶴鵠夜去明來爲訪

二回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

出題

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述楚館

留下酒進數巡歡吟兩套打發四箇唱的去了西門慶這

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
備馬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
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
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
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
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
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
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
開箇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
幾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得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
伯爵小衙衙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

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細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雪○月○己○有○爭○寒○之○勢到

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庫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

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東同答往來士夫每月三

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她又留下幾嚴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彈諸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又點。

出瓶

見爲

衆人

可欺

之人

下脫

于入

金蓮

不費

力也

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習了一套當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躉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帮子都污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睂，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門子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寫一面把

不記
密約
時打
狗
時之
門此
猶閑

打狗

報應
絲

不爽
然則

合後

文備

驚官

哥又

是與

清頭

喚猫

對照

一絲

不爽

也

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尿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躉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諱詭詐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裡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閑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睛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贍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躉的我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搘着抹血忙走開一

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跪着
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
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見我亂打了不箒春梅于是扯了
他衣裳、婦人叫着梅把他手扯住兩點般鞭子打下來打
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纏合上眼兒又驚醒了
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唬醒了
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捲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
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解勸、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
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
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唬了哥哥

爲蠹虫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索自心裡惱

以下一章

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慌上把火一般，須臾
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
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于你事來勸甚麼。
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
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許冷飯吃，教你恁賴。
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秘走，怕他家拿長錘煮吃。
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
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千馬鞭子，然後又
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纏綿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
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
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

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曉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謾、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賣四來替他、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箇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有經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玉樓是地名、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賣四來、同月娘衆人作

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用
娘、吩咐、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卽叫
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
做鞋哩、兩箇、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責四、同薛姑子、王姑子
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
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絹鞋面、玉樓道、大姐、
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
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前
這箇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
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那
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

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經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
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
沒脚躰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
叫將賣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怎有錢的姐姐不摸他些
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
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裡只許
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
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才蹬着漢子
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官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撒
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箇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

進來我睡難耐他叫我就撇掇往別人家裡去了誰知

自恁好罷了、肯地還嚬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箇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點出、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躉了一脚狗屎、叫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說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驟扭棍傷了紫荆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墩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嬌笑道、你這箇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

惱人的腸子、卑鄙黃猶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箇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曬到泥裡頭還曬今日恁的天也有讓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纏午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嬌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

五錢、眼同兩箇、父交付與程經兒家收了、壽定印造

亮陞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綢亮

二千部、每部三分共該

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

五錢還我與他十三兩

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

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

個銀香毬來叫賁四上天平兌

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

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

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

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

賁四是拿了

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

賁四躬着身說道小

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

鋪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

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剩餘六錢又與了這件銀

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

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賣了錢。他若是你見女
就是榔頭也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拂罷。造像隨
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先爲蘭兒幹不出來。宣哥

引兩箇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

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金蓮便拉

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

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

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上。樓底下的還要

裝廂房三間。上庫閣設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請漆匠

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禾才。家小

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公事分付已

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
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
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箇老頭
兒斯琅琅搖着鶯鴉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
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
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
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
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簾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
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便來安兒你去我
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我
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着王婆

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拿起來、見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鑲畫又鑄畫、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囑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夢、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夢的、我要夢、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撓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乘上、使了水銀、那宵頓飯之間、都爭着的耀眼、爭光、歸人

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證

蓮萼菱花共照臨，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好似姮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見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問婦子裡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取○老○瘦○無○薄○形○影○如○此○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一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尚在妻○連二字○倚二父○母○此○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到如今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攜子要錢昨日惹了禍同姪到守

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襠都去完了
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箇月老漢說
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
箇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個一箇兒
子往後無人送老石人落淚直刺金蓮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娶
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窮人金蓮說處
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婆婆
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
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總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肉
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

來甚可差裏的了潘姥姥哭死金玉樓道不打緊

裡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
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來。金蓮。那老頭子問你家媽
作老。作老。作老。
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
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
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
媽兒吃。以已母遺之物贈人不能養。其母不返思直猪狗矣。
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箇醬瓜兒。叫道。老頭
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兒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
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
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鴻葉
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
是知。是知。是知。是知。是知。是知。是知。是知。
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金蓮。
何嘗。何嘗。何嘗。何嘗。何嘗。何嘗。何嘗。何嘗。
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
人見。人見。人見。人見。人見。人見。人見。人見。
這如。這如。這如。這如。這如。這如。這如。這如。
凡天。凡天。凡天。凡天。凡天。凡天。凡天。凡天。
下爲。下爲。下爲。下爲。下爲。下爲。下爲。下爲。
人子。人子。人子。人子。人子。人子。人子。人子。

有此心奈之何
獨獨我不能尽孝哉

設智誑的去工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常時在家不得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一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
笑○盡○天○下○父○母○
恰見驚聞一老來
不獨鐵錙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消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賭物哭旨哥

詩曰

楓葉初丹樹葉黃

渭陽愁鬢恰新霜。

鬼門徒憶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

瘞沉玉殮事茫茫。

惟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驃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箇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都是韓慶。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

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總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搬運。一廂廂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細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

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

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一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
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
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
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
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聽言滿心歡
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于是分付陳
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
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
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了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
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
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

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

門。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

來保一邊不言可知
又爲揚財一回作影

老

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箇。甘。夥。許。做。賣。手。

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箇。又。好。了。到。出。月。開。

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箇。人。立。

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

能。者。多。劳。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

力。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

爹。說。了。明明自在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

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

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

孟潤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移云撣地上心來者也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使玳安見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揚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緋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細然後

○爲○後○雪○中○冷○局○作○映○
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
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在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施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
半門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
就吩咐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
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箇伺候少頃搗子出來拜
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攬老爹來這裡自恁走
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

道我那口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

俗態搗子道

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
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
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
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攏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
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
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
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俗態鵝子道小行貨子家自
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
謊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
候纏起來老身總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早些起
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總是抬高月兒香溫玉軟不是桂姐可比

不一時丫鬟翠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鵝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拿絕身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二字點明、坐了半日、拿絕身分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鬏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繡的黑髮髻、光油油的烏雲、雲鬢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綢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裳、脚下露紅鸞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

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擎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窓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描房正是講月兒如此一番寫來豈是房中可鎮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

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一套、撋的上心來。恰合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散盆、與西門慶、捨紅猜枚、飲勾多時、

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箇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個紫綉紗汗衫兒、

上拴着一副陳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

○姑○桂○姐○又○在○此○一○露○口○角○

○露○口○角○

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
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
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
西門只如此俗態可掬

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等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撲在懷中兩箇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
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繫繫就就賽麻圓滑
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
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搭
粉頭見其粗大詭的吐舌害怕雙手撲定西門慶脖項說
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信趣若都
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

恁怪刺刺兒的紅赤赤紫漲漲好呵碜人了西門慶笑道
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俗態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
可掬愛月兒道忙怎的往後日

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
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
道我不吃了咱睡罷俗態可掬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擡過
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兜去了西門慶

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
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
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紗來將絹兒安在褥下
細解衣上床兩箇枕上鴛鴦被中鴻鵠西門慶見粉頭肌
膚嫩細光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描金蓮
物後至

此又以愛月抱了把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之物一結

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束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攬半晌方纔沒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綴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不謂其以上寫如許淫婦而其技不窮又是一番描寫西門慶聽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

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總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然則不來家已直供出矣、月娘道、不是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

和玳安琴童哥三箇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

條街巷到箇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箇娘娘打扮的花花烈烈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箇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箇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箇假壳、進入裏面一箇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姑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餚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箇相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

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唧汙市子拾扇兒我品王一回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卽止揮之卽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半斤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過食歷歷敍來
令人髮指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了劉婆子藥醫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

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
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
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
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孤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
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擣起來，慌的奶
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睡嘴與他收驚。那搣還來趕
着他，要搣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搣
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擣起來，忙使
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擣着哩。娘快去。
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謊壞二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唔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摶抱起來臉搥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唬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又與蕙蓮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猫唬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揷着是奶子和

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猫在屋裡
好好的坐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虎了沒說的顏大是

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
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金蓮
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攔他可可今日兒就撋
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
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
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利口
可畏看官聽說潘
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
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說死其子使李瓶兒寵
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清
丞相一般又明押
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擣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
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
跌腳說道此遭驚謔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
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
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
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蘸總好月娘道誰敢
耽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喫喝李瓶兒
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
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奇隨你灸我不敢
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

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內去了月娘可殺西門慶歸到上

房月娘把孩子風搗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搗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躁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謔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蘸總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

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繇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嗚曉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掣出刀去捽死了、坐在坑上風紋也不動。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咾咾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總是好漢！」一個貓兒碍着你，味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捽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然則武大并一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

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好看着孩兒怎的叫。
猫虎了也。巴也手也。」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

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

裡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

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的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

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

月娘可殺理星入室

罪已難辭劉婆子又踵禍轍吾將百割此等壞事婦人也

內裡抽搐的腸胃兒皆動尿

屎皆出大便廝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

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

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該殺

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

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

岐黃爲此言自

全者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
無數

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
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
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
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
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醒愚人佞佛者十四日賈四同薛姑

子、崔計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
了一弔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
香紙、把經看著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
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薦了一箇看小兒的鮑
太醫來、看說道這箇變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己遲延自與
了也、五錢銀子可發去了、陛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

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
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
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
正值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一絲不紊
無見以八月來也李瓶兒守着官
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覩着
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一人逢
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益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
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干搗將殘干
搗起函簷前叮噹鐵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燈
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牀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
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廢賊
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
李瓶兒一手扯往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
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
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爲子虛化身與後孝
哥爲西門化身作一遙對章法讀予言非謬此二句益信

連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
三更三點李瓶兒唬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
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
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

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
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
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
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
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
也可可常峙節又走來說話必于忙中挿一閒筆文字直是千伶百俐告訴房
予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
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峙節起身說
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
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
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

只長吁短嘆

寫的出真事是生龍活虎非要木偶人者

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

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

見爲子虛轉世

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

那李瓶兒擗耳撓腮一頭

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攬着他大放聲哭

寫得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死

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頭殺人的心

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

得動不得

寫得西門慶卽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

放下兩條寬櫈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

那李瓶兒尚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

聲直叫沒救星兒這喝了我的心肝去了

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
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
臉抓破了，滾的賣髻鬚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的他既
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
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
緊後渡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
月娘道這箇也是串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
管情還等着這箇時候，總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
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
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
惋擣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

寫得叫了一聲。我的兒樂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
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哭了一回。衆小廝總把宮
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
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
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
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擡了一付平
頭杉板。令匠人隨卽儻造了一具小棺。都見就要入殮。喬
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卽坐轎子來進門就哭。
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
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青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

付出來。斗與他看看。」
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

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于壬子犯天狀帆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鬼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明說子虛來西門家之故井吃酒落魄明說子虛前身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瓶兒之孽明說子虛遭氣寒之疾臥床蕭穢汚而亡明說子虛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理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五日

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
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殯。已有三更
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
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釘了長命釘合家大
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
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
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
家誦經亦是報恩寺僧念經明對子虛一一番吳道官廟裡井喬大戶家俱備折
卓三牲來祭奠二家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又一番寫四家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
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寫四家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傅李智黃四都門分資晚夕

與西門慶伴宿

又一番寫九家總爲西門死一魂

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

起提偶的

明說世人

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

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到來上紙又找三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酒連茶飯兒都懶得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呪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虛明說予它羅經上所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

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交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明說出子虛矣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

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明言子虛轉世爲你拾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然則

反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听了。終是受累不斷。且願起來。亂流涕不止。死已有須臾過了五日。到

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旗

帽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

柩

作擎

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送棺

轉呪

作擎

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

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

總上頭口

作擎

西門慶恐怕李瓶

見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

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兒

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墳頭去

墳頭去者十人

留下孫雪

娥吳銀兒見并兩箇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

留下做伴者四人

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

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樂哩的連聲

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寫得
出。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攬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
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
申酒出真是一奇絕文字 拍了卓子，又哭箇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
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
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無心人如画」雪娥道：「你又年
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
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
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

只要裏子，席子，香也，更子，打量，睡，一夜是，他這，主

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經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箇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有心事人又如画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黃泉無分訴處一語直至碧落正說着只見妹子如意見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

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
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有心
事又安如意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真是悲雀中來雪娥與
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

李瓶兒

李瓶兒

李瓶兒

去一面叫繡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下去只吃了半團兒就丟下不吃了一西門慶在

墳上叫徐先生壽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恭

捲棚置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

娘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

的孩兒不氣長懶偷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

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六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西門慶在前廳

叫徐先生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忌。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隨手收拾博浪鼓，如撕金扇一樣章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李瓶兒病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懨懨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
龍眼穿芳草綠。淚窓落花紅。追憶當年魂夢斷。
爲雲爲雨爲風。妻妾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
緒萬千重。薛亦妻
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稱快。指着
了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
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鵝跌了彈也嘴答谷子。椿凳折了靠

背兒沒的椅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撾子、死了粉
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
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哭、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
上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亂、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
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
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
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
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
任醫官來看、計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
都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
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七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窓月浸淒惻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歎息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櫺响李瓶兒呼喚了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襪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一身上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夢○帳○分○明○一○絲○不○錯自家逃辰鐘
禁喝有詩爲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運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遙果盒掛紅者約有一二十多個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算大紅冠帶着燒罷紙西門官從此處來固應冠帶燒紙各請友遙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桌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遙酒工人敲

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
韓娘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
有李智黃四傳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
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襪混元
初生太極一曲爲錢字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
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
起大鐘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
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娘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
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
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首發
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

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鬟，見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他。李銘問道：那個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鬼，是誰家的？李縉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抬了小舅子了。心中有鑽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燶二爹、一大錘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錘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見河東笑了，道：不曉得處等我吃，我吃了，就不了人了。

從來吃不得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見我聽我。經罷了。
一絲不放空。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怕爵令李鎔吳惠
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等兒只唱個小小
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
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
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歛按銀筆
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箏彈
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
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總飲訖。玳安又連忙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糜架。佯羞整鳳冠。不認時。

背話笑吟吟招將花片兒打

千狐之腋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
這兩大錘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雞
與我來我是你家有婆的蠻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
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
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
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頭來打這賊花
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兒說道你這花
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
他斯文人不曾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

主發散在外自不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庶得入化故妙沈
娘夫向西門慶說娘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
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
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娘
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
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
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
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春梅○直譯

一得雙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娘夫接擲沈娘夫

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金蓮○直貫至不憤或
蕭之金蓮蓋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杯就過盃與韓姨夫行令韓
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

飛兒○珠
沈玉卒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藝服。

玉樓○玉兒
自是尊貴

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你爵行令伯爵道我在
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擎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
擎着一條綿花又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咬

着那綿花人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

那黃豆巴斗走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闢過那
狗，狗闢過那手，忽用此作一闢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謗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闢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錘，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蓋一個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驃馬，落下破瓦，打着驃馬，不
知是那破瓦打傷驃馬，不知是那驃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

劉大姐就是個驃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廢駕。
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
狗也不要他。自嚼入肚
又一笑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鑑。
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
道順着來，不要遜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

愛姐貞操俱見

鄭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

月娘○直貫及雲裡手之夢，又西門死期至矣。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晉情加官進祿，主有慶事。亦笄反照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

結轉

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生涯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闊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一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我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掌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

話、你且休回那房三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許多叫棠二哥門面開個小舖兒月閒撫幾錢銀子完就勾他兩口兒盤攬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上西門一役、雖是結得妙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尚知揮金助友、況不願爲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說家表弟杜二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礼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同你話。

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坐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連忙叫潭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詰、剩的銀子、叫與常峙節收了、他便與常峙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六丈夫
一切萬般皆下品

濟人須濟急時無
誰知恩德是只聞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
與恨長。陰風翻翠幌雨澁燈花暗畢竟不成眠。

鴉啼金井寒。

右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
你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掙了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
他來坐坐況他又丢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
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

和你我親厚

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闋

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

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

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

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日又叫甚麼

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二嫂

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

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

道你說的是

四字乃忘入一生声口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

走到鋪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箇請柬兒親見西門慶聲

語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

卷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

51
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呼後生胡秀買喫飯菜蔬一面叫厨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单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罇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緋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不

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
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明諭矣。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
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見
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
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
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
向韓道國道：你稟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會說哩。西
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
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有個不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營
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墩頭

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娘聽。
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擎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了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几枝稀補花翠，淡淡敘梳，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韙，桃腮粉臉，抽兩道細眉。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

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才總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能唱。于是輕搖羅袖，款跨鰯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遙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比兩朵烏雲

正復勝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句若生在畫閣蘭臺

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
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
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
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覲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
然是半霎懽娛懶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鎮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
一節事來心中甚喜明說出又是一法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
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總是零頭
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
與他娘每聽官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

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
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
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
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
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
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
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
里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一個韓道國
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又一個去只落下老婆在
席上此句有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
的延蔣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人

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灯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和安

又一
個去

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頓下兩個那後生胡秀在厨下偷吃了幾碗酒

方出
胡秀

打發厨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

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席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燈光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嘵騰騰點着灯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脚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益着一件綾襖見下身赤露

是胡秀
眼中

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去一動一

靜搘打的連声喚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出來良

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性攘着那塊只餽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膚子你的相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老爹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胆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二路寫來確是王六兒作潘六兒不得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籠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南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二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宿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

我著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

我見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聽了。倒亦
樂乎。自只聽至此。是一氣文字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
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
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
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
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灯尋到佛
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鼻口一齊打呼假睡如画。用腳踢醒。罵
道。賊野狗死因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
來在這里。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
搡了。揉眼。睜睜。跟道國往鋪子裡去了。西門慶弄老
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見心口裡并

甚奇
無味

下知

爲愛

俎臨

清地

也何

則使

非胡

秀此

日看

破爲

道國

杭州

出醜

則太

師府

來道

國勢

必投

被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丫頭打發昏水、淨了手、重篩燙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丢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繫心裡不好、你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

第此等情

皆節

作者

絲言

方寫

此胡

秀之

一看

假也

罷能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涼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括不的我罷說者自分未必死也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看不出口成識矣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見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怕惚見來我這裡纏埋恨深深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搖

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回氣方纔吃了那盃藥
子虛因氣何如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单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裡。金蓮纔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見又早睡了。金蓮道：稀罕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邊屋裡來。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奴家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稟聞，二者聽候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剛寫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寫瓶兒的是瓶兒。再接筆寫金蓮，又的是金蓮。

不一時，差人到西門慶道：奴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

許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過界兒去了
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
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處却將試
六見之簪補出文字直干荅荅門神鬼出沒之致黃猫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
來施展大娘孟三見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
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
沒廉耻的貨一個大摔爪長淫婦喬眉杏眼搢的那水鬚
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這血毛甚麼好老
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樂他那些兒嗔道
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
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見單唇缺胡說那裡有

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見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人。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去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鏡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一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噏噏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鴨子煮在鍋裡。身_子見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裏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晚。纔來家。甚不憤他。弄的恁個樣兒。甚不忍他恁樣兒。嘴頭兒還強哩。你曉得咱晚弄的恁個樣兒。

個誓。我叫春梅。看一廄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肥子。論起來。盐也是這般鹹。是醋也是這般酸。是是。禿子包。

綑巾饒這一棍子見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雁兒不得作玉樓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

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熟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見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造化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益知王六兒先造化過了待兩六重陰雙伏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又各自尋造化正見西門可以造化人而目無造化以活于世可冀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窿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咂可不贛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官胡說白道的那里

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

麼、亂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

旋向褲子裡掏出個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

朱唇裏沒嗚咂半晌、嗚咂弄的又與尋常品玉不同、那話奢稜跳腦暴

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

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揅打、連声响喎、灯光之下、窺玩其

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

猶不愜以上一反、將婦人仰臥朝上以下正、那話上使了紅粉藥

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

度、婦人禁受不的、瞋目顫聲妙景不可、令人見者、沒口子叫達達沒

子三字卽掀騰二、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

口

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礼。
不敢。與葡萄婦人道。我的達達罷廢。你將就我。些兒我。
句。再。不。敢。了。架對針句。蓋金蓮一面叫西門一面提故。斷斷達達。
續續一氣說不完下文接口叫慢提也
慢慢提看。提散了我的頭髮。叫慢慢正是不慢慢處可想可想兩個顛鷺。

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纏体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
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中
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
叫他唱與你每聽。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
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
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
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

○合家○一○捉○行○見○形○零○矣

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
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
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
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
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
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
風兒刮倒的一般、寫病只如此寫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
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
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
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

不說、王六、西門慶、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

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
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回月
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札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
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

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好曲
兒與你六娘聽寫出鍾愛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

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事
負他爹的心厚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
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
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
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

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錘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寫病
此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寫

只如寫此寫、且說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

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設二十盆、都

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鴛毛菊、鴛央花

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卽喚跟來人、把

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

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燒

蟹、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

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經好些、你又禁害他、伯

61
醉道我也是恁說他說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移
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剥
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
燂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涼中爐燒
熟鴨西門慶看了卽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
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
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
慶道是官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
了反重在盆是市井人愛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雙籠
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蹴過泥纏燒造這個物兒與
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只

金是車
井挈間

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

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

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

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你要人多了

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

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煖暖房、要一日

常峙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

見窄狹、只怕熱賣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裏又費你

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卽今琴

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

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

金瓶梅
下文
卷九
死後

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
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
見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你月娘
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
小淫婦見、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
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
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
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便當、叫小
廝抬到他麻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
道、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

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
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
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
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
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
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
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
見說大舅來了麥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
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
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總領了一二錠銀子姐夫且

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
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
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
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還十兩者爲此

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
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說西
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
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我節間
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
忙叫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

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鑪夏提刑家送的荷花

酒來打開映碧甌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捲一盤涼水以去

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讒

葡萄酒金蓮將謝矣只覺日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撲人我最不耐讀西門旣死以後不

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

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

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總拿上醇螃蟹并兩

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

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

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

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見不曾西門慶

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

見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堂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申者、伸也、郁者、鬱也、讐仇得志、白虹空陞、所謂鬱也、暖見冰山、形消白日、前此鬱鬱、一朝吐氣龍、不謂之伸哉、年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謠、倒是一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

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要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聾的、

見伯

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

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

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反嘴出

他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賣老舅聽

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玉

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蓋

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

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丁又問會多少小

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

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拿琵琶唱小詞

見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生已全生矣况一

雨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生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你
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你

唱與大舅聽吩咐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
跨絞綃微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
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的一般只顙流將起來登時
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
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攜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
子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
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
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攜扶着他坐在
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麼來就不
好了迎春搗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

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灯心、姜湯灌他、半晌睡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妙逼真、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籠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仕醫官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攬了他吃酒、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倉皇之態爲下文請醫等一影也、月娘分付巡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

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倉皇之態爲下文請醫等一影也

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算得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出

我到屋裡坐椅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頭都在那裡，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病重第一日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

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
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
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
可以調理、若解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
可有望、不然難爲矣作商量近來常套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
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
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卽
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
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一個個又、
請大衛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
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又一個月娘見前

邊乱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
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
子去閒細、甚花子絲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偏照得到、聽見李
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
癩可殺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爲子虛哭終是故哭人亦
之道、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
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又是個醫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
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對財東說房老爹請他來
看看六娘嘗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
個疊騎着頭口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道國所薦也故兩用之往門外請趙太
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

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
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
感、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
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
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
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
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又將兩
醫一描
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齒、專科看婦
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
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

舉動着地、人不敢、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齊

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便是瓶兒龍脊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

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愁、身上

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垂念、喬大戶道也曾請

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在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

趙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

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

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生、出一

個冠帶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

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親家依我愚

兒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

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兩醫次第接來此處兩醫一
急接去、章法不壞、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紹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鬚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老兒壽何長、老兒壽何短、是名何、瓶兒壽何短、老人也、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攜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弱、

十分痕痕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七減褪丰標、斬七消磨精彩、隱
七耳虛聞磬响、昏七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一靈縹渺、
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
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
血如崩病源、方點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
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
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
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
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
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右、

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就是趙龍嵩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嵩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代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責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閼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何老人聽

切趙大醫道。李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

牙看天星一般。總看得准庶乎不差。

若止講病人便令筆墨皆穢止講醫人却是

是柴腸枯澁看他用一搗鬼雜于其間便令病家真是忙

中得暇真是嘈雜一時清景如画非借此罵岐黃流也

西門慶道。旣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卽令琴童

老夫人道。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

大門到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攜扶起來

即靠枕褥坐着。這趙大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

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

趙醫生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

當答之是搗鬼

門慶卽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

會。卽開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

得人理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妨事豈借卿以揭子虛乎

近世秘訣

心看重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

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

後定然胎前近世秘訣

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

清近世先生又沉想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

嘔吐泄濁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

前日口舌一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

務費先生細看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

水不調麼先生道不妨有藥近世秘訣

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

外邊書房中請問先生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

寔是感情而起西門慶道要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

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骨肉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硝砂、藜蘆巴荳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
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蔥蜜和丸，只一撾清
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
「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
說，因是韓夥計舉薦來，不好罷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
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
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
街上賣杖搖鈴，典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
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

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
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
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第二日吳月娘道你省

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見只是拿

藥澆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
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神仙來却
仙去却又尋去叫替他打筭筭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

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

備府裏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

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

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未見黃真人先
有黃先生妙

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卽使陳敬濟
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
抄箋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
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
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箋子一打、就說這個命
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
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
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
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
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
正二十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弄口舌是非、

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掣到復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一肚愁





